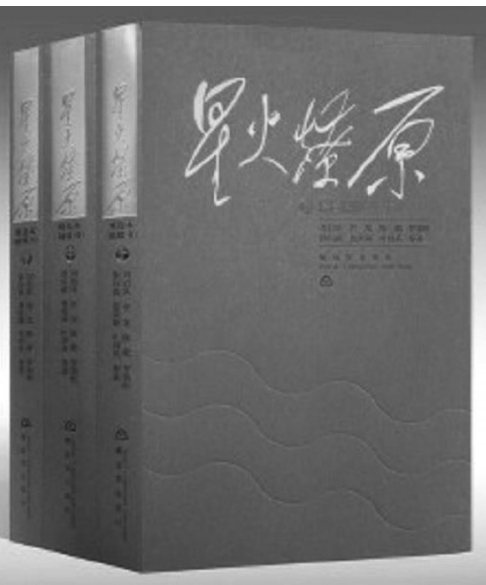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从小就喜欢读红色经典书籍，那布满皱褶、时有褪色的封面，让童年天真的时光有了信念炽热的光芒。封面里的人，多是振臂高呼，或挺枪冲锋，他们的眼神锐利而明亮，像是无声的刀光，被时间无数次翻页后，依旧有着催人的力量。

家里的书柜，第一排就是经典的红色书籍，比如《烈火金刚》《青山网》《青春之歌》等。这些

前年的某个秋日，看到校园里的一株海棠结了红艳艳的仙丹一样的果子，又想起春天时树上的海棠花也是那么美，心中突然受了感动，写下这样一首小诗：“春花灿似锦，秋果艳如丹。行旅成画卷，此生复何惭？”

一株海棠是这样，人生岂不也是如此？把人生活成一幅长长的优美的画卷，岂不是人生最应该有的样子？

我一直认为，人追求成功是对的，但追求成功的同时还要追求美。人生如诗，应该具备意境之美。

想起这些事情，是因为又到了世界读书日了，到了第26个世界读书日。每当读书日之际，关于读书的呼声总是很高，关于读书的讨论总是很有阵势。按照习惯性的理解，呼声高的事情，往往是现状不怎么令人满意。读书这事情恐怕也是如此。关于读书的呼吁能起到多大作用，我没有做过调查，不敢妄说。但就我的观察和认识，我觉得作用很有限，读书的当然还继续读，不读书的也很难说听了这些吆喝，就去找本书来，安静地去读。

读书和环境是有关系的，但不是呼吁所能带动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，读书少是因为读书不能给人带来很直接的、看得着的“好处”，读书与“利益”不直接挂钩。人们活得现实，更关心自己的“切身利益”。除了那些为考证、考级、考编等而读的书能看到“利益”，其他那些“闲书”，读了何用？有这个工夫，还不如跑跑跳跳，拉拉关系，求个关照；还不如炒炒房，炒炒股，炒炒生姜……这些都有看得着的实惠，能够改善人的生存状况。而读书呢？

记得见过一个说法，说闲读书的人都是“生活中失宠的孩子”，因为“失宠”，没有重要的会要开，没有重要的人要见，没有钞票等着他来赚，所有才有功夫读闲书。细想一想，这话说的还真有道理。

谁愿意做生活中“失宠的孩子”呢？谁愿意成为生活的滚滚洪流旁边的一个小水分子呢？于是乎，都有更重要的、更实惠的要做，谁还有那闲心去读书呢。

说到底，读书是读书者个人的事情，读书的好处只有读书人体会得到，也只能讲给读书人听。如有人对此表示同情和不懂，也只能借用于湖居士的词句答之：“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”。

人如果不是机械地活着，就必然要解决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样与这个世界相处。一个人怎样认识这个世界，怎样和这个世界相处，这是个活法问题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命的姿态。读书是寻求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，通过阅读，可以和曾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最智慧的人对话，追寻他们求索的足迹，探访他们心路的历程，致敬他们人生的智慧，感受他们丰盈的灵魂。

读书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像样儿，可以让一个人呈现出更美好的人生姿态。就像那株海棠吧，春花似锦，秋果如丹，将行旅绘成画卷，愉悦了自己，装点了家园。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惭？

■心飞扬
摄影



重
读经典

读着红色书籍长大

仇士鹏

是母亲的藏书，她在世的时候常拿起来读，还告诉我，“这些书常读常新”。于是，泛黄的书页托起我懵懵懂懂的童年，在年轮的落笔处写下鸿鹄的志向，为每一年都打开不同的春天。“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”，这是书对我的期许，也是我对未来许下的誓言。

《战斗的青春》鼓舞着我，如今也拿起了笔，在字里行间不断打磨自己的初心，一步步诠释神圣的使命。若是没有双百方针，历史走向另一个方向，如今的我也不会走上为新时代、为人民而歌的文学道路。想来，这本合起了我童年的书，未必不是对我现在的隐晦。所以我让自己的青春也显出战斗的模样，与敌人斗，与自己斗，与过去与未来斗，让自己“精神振奋，心情舒畅，干劲倍增”，把青春凝练出最嘹亮的歌声，和鸣于时代繁荣昌盛的强音。

我入党后，经常去图书馆读书。那里的红色书籍就更多了，比如《毛泽东：峥嵘岁月》

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《大国工程》《红船起航》等，它们伫立在书架上，等待着人们阅闻。

印象最深的是《星火燎原》，毛主席亲笔题写书名，而内容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热血去撰写，被郭沫若赞为“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”。那些化作群星的英烈们，是燎原的星火，也是击碎浪涛的礁石，被永久地定格在岁月的琥珀中。

透过文字，我们能看见那一根根顶住天穹的脊梁，那一双双烛照人间苍茫的虎目，为人类定义着新的高度和辽阔。这些文字早已生了根，深深扎在中华大地之中，开出名为信念的花，结出名为坚定的果实。

今天，我们是在盛世里读这些书，战斗的火焰从不曾熄灭，奋斗依旧如火如荼。将那段峥嵘岁月内化成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，不躺在功劳本上固步自封，让胜利的号角在红旗下吹动风云，我们是伟大复兴的见证者，更是新时代的

读来读去

阅读，筑起一道安静的墙

彭涛

宣示与众不同，故意做出这副样子呢？

无论如何，我不可能这样看书的。一次参加一个大型会议，休会的时间比较长，开会的人的等待也熙熙攘攘的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本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却实在静不下来，翻了几页，什么话也没见。就在盘算着要不要继续看的时候，邻座一位女士说：“现在像你这样爱学习的人可不多喽！”不知道她是夸奖，还是嘲笑，我脸上火辣辣的，连忙收了书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心想，以后再也不会当着别人看书了。

面朝旅行箱看书的女孩，依然低着头，长发遮住了脸，看不到她的眼睛和表情，但我猜想，那长长的头发下面，是一张专注而美丽的脸，那流连书本的目光，痴迷而忘我。女孩的安静，让我瞬间弄丢了听觉。

我在安静中问自己，我在嘈杂里可以安静吗？如果静默在书的世界里，外界是哪里呢？阅读自己的静寂中，你发现别人眼光了吗？

摸了摸自己的包，里面也有一本书，徐则臣的《北上》。我也找了个不安静的角落，坐下。

枕边书

苦恼催生的前传

付振双

生活的挖掘，对北方农村的人情美、人性美，给予了由衷的赞美之情。

在小说中，九儿和小满儿是两个主要的女性，都与六儿有关，可以放在一起解读。九儿和六儿青梅竹马，幼年时两家父亲交好，他们便在一起玩耍，干些活儿。不过，二人的距离也在他们的亲近中慢慢拉开着。他们去拾柴，六儿总把时间浪费在其他地方；与之相反，九儿劝他“赶紧拾柴”。冲突最明朗的一次，该是六儿捉田鼠了。捉鼠失利后，两人都很难过，不同的是，六儿是因为失去田鼠，九儿却是因为白白倒掉了盐水。

九儿和六儿不在一个频道上，更做不成志同道合。而与九儿相反，小满儿与六儿不爱参加青年团组织的学习，喜欢一起在黑夜里捉鸽子，直到黎明前，天空弥漫着浓雾，树枝、草尖和柴垛的檐顶上结满霜雪的时候，他们才回家。他们都向往无拘无束、自由坦荡的生活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她和六儿很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

终究，九儿与六儿没了共同的目标，越走越远，和这片土地重逢的她，最初的“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”消失不见。童年的美好渐渐过去，苦涩无法逃避。

除了九儿和六儿的苦楚外，他们的父亲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，也是苦的。他们交情匪浅，互称“亲家”，又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叫。两

建设与实践者。

前些日子，党支部发了几本书，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》《论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等，我第一时间就开始阅读。身为党员，必须保证思想的先进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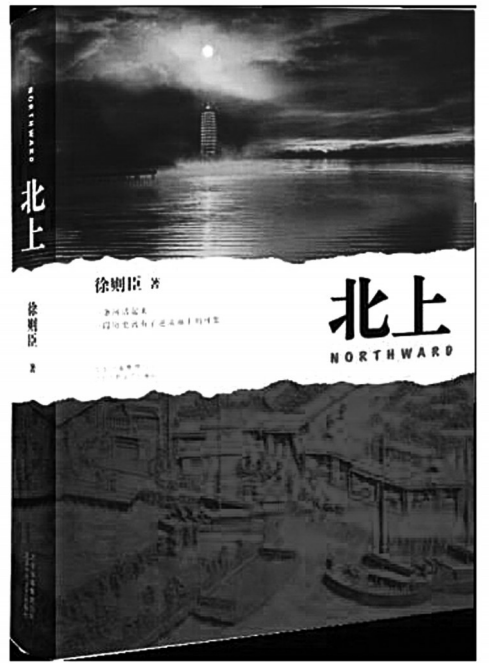
翻开红色书籍，坐在思想的红船上整装出发。我们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，从而得到引领，锤炼自身，抵达更绚烂的星河。

“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精神财富”，这些精神并不局限在那个时代，它们已成为时代价值观的内核，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红色基因，刻印在光辉之中。沿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走遍时光，传承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高举的右手之上。“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”，站在历史的高度上，接过火炬，我们眺望到更辉煌的未来。

读书的时候，我会做读书笔记，最常用的词语就是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和开拓创新。每一次写下这些字词，都是对自身党性的反省、思考和洗练。所有的伟大都来源于平凡，所有的幸福都源于饱经风霜却依旧温热的手，那些冻疮和伤疤都是勋章，而我们是人民的公仆，也终将成为民族的脊梁和时代的先锋。

载着书香起航，沐浴着光辉前行，我们从脚印里绽放出光辉，直到自己最终也融进了光辉。

《星火燎原》 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



一道安静的墙，把我和喧嚣的世界隔开。

《北上》 徐则臣 著 新经典出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个人给人做工，是兄弟手足般的关系。可久别后回村，铁匠打量着木匠高高翻起的新黑细布面的大毛羔皮袍，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寒冷似的。等再次合作时，铁匠觉得木匠不是在同自己合作，而是在监督着。真正让木匠激怒铁匠的是，木匠绝口不谈六儿和九儿的亲事，倒说了句“这些日子，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”，因之不欢而散。在他们身上，生活处境变了，人也变了，真可谓物是人非。

当然，作品中透露的不是一味的苦涩。在流畅的行文中，我们仍可以找到快乐的影子。童年是“乐”的，过往转化成记忆中的美好，如墙角独自开放的腊梅，暗香默默传来，温暖着一生。回忆是“乐”的，难以为继的日子里，傅黎两家相依为命的点滴，隔着遥远的岁月，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尽管后来两人也好，两家也罢，都分道扬镳，但这些记忆仍然作为珍贵的东西封存于人物心底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幻。

小说的末尾，九儿面对沉重的生活，选择坦然面对、勇敢接受并且昂扬奋进。还有四儿，他面对阻挠和误解，选择努力学习、认真工作并且坚定不移。他们心中有“冲破惊涛骇浪，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”的信仰，这是深埋内心的美好，也是后天搏击风浪的力量源泉。

《铁木前传》 孙犁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一颦后有一悟一得，循线而去能有别样收获更好。譬如“夜光杯”里曾载文说，沪人难辨草鸡蛋、洋鸡蛋。作者李大伟先生指点道，敲开生鸡蛋后，牙签插进蛋黄而不倒就是草鸡蛋；尽管固执认为“不论草洋都是蛋”，就此书却一直牢记。

林语堂先生曾写道：“小品文应有四个字：曰清、曰真、曰闲、曰实。清者，清新之意，不落窠臼，不拾牙慧，又与凝重、烦细相反而言，与学术论文相反”。看似清丽的文字，作者必有穷经皓首，苦不堪言的过程，仅用轻松笔调表达罢了，谓举重若轻也。凡举轻若重的都以刚刚、惊现、雷霆……开头，以“你怎么看？”结束，凡此不看也罢。

酒店生意不好，老板不说食客口味刁钻，而是责怪厨师手艺差。同理，不抱怨读者稀缺，关键是要有硬菜，阅有所得，读者自来。

■毛毛
摄影

定居奉化的岱山籍女作家虞燕，其《海岛岁时记》发表在2021年第5期《人民文学》。散文荣登该刊，是岱山籍作家的第一次，也是奉化作家的第一次。

《海岛岁时记》由“忆旧年立夏”“风吹艾蒲香”“人间七月七”“岁终话谢年”四个部分组成，一万两千字。它何以获此殊荣？

我首先感叹于作者照相般的叙述。“母亲起了大早，包好粽子，用大锅蒸熟，一担箩筐一头装粽子和糕点，一头装我跟水果，挑往外婆家。端午须在娘家过，这是岛上的规矩”。简洁明快，实录生活，镜头感很强。

《海岛岁时记》里，大多是这样的文字。虞燕以这样的方式，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十分独特的民俗画卷。作者说，这篇散文写作过程充满愉悦，“童年时期精神上的富足可以滋养一生”。我佩服女作家超强的记忆力，同时也相信，为写作此文，这个七〇后定然做了些功课。

挂蛋、称人、吃软菜、穿耳朵眼、不坐门槛……光是立夏，就有这么多习俗。岱山乃偏僻海岛县，历史不算悠久，此地应该是移民区。我有好奇者，一地的风俗是如何形成的，甚至想知道，作者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，其祖先分别是什么时候漂洋过海来到岱山的。不过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哪怕由于时代的原因，传统民俗难以后继，也没什么要紧的，因为作家已经用照相般的文字记录在案，丢不了。

文中精妙的修辞，也让我印象深刻。“香味长了翅膀，飞出了门口”“太阳愈发热情，将无数根金灿灿的线抛下来”“褪去笋壳叶的白米粽玉立其上”“蚕豆的香肆意跳了出来，到处撒欢”“廿三祭灶一过，年味就好像不容易奔出门的孩子，撒丫子乱窜，冬日的空气被搅得欢腾起来”，全文总体上语言朴素简练，极具表现力，穿插这些修辞，显得有变化，不呆板，是出彩之处。她在这样的修辞不太多，是味精，而非主菜，分寸掌握得很好。余光中认为《荷塘月色》“溢美过盛”，就是嫌朱自清比喻过多。

状物叙事，细节很重要。生动的细节，让文章生色。“英子阿婆叹了口气，还是有女儿好啊，筐子里的大白鹅很配合地嘎嘎了两声”，换成别的写家，此处未必会提大白鹅叫唤。不是说非如此不可，写了，自有一种妙味，读罢会心一笑。岁终谢年时，“三人衣冠整洁，一个一个虔诚叩拜，祈愿词都差不多，祈神降福，我和弟弟的还多了学习进步、聪明听话之类，香烛以静默地燃烧作为回应”，未了香烛之燃烧，也是闲笔，似可有可无。这十二个字真的删除也无妨吗？还要读者细细品味。

在虞燕的文字里，读者不时窥见人物逼真的心理。软菜，吃还是不吃？“我也很想皮肤滑、不被蚊虫叮咬啊，那就稍微吃一点吧，不敢多吃，怕脊背宽”，立夏那天不宜坐门槛，“便把家里有门槛的门都关了，以防误坐”。“忘不了十岁那年的立夏，从婆婆家出来，晚霞如彩缎，覆于远处的山顶，风，轻盈盈的、暖熏熏的，我轻晃脸庞，彩色长命线结成的环在耳下摇曳。一个小女孩，怀揣着如愿以偿的雀跃，朝着想象中的美好奔去”。此处，晚霞轻风，属景色渲染，女孩奔向美好，是点明情感内涵，运用“点染”手法，读者知人物然，并且知人物所以然，阅读效果十分看好。

散文往往只见事物不见人，介绍地方风物的文字尤其如此。虞燕这篇散文不然，是有人物的，且性格鲜明，这大概跟她是小说家有关。我们来聚焦文中的母亲。“咱家也明天谢年吗？我巴巴望向母亲。母亲翻开皇历，摇头，继续往后翻，说是跟我的生肖冲了”“父亲一时不察，把糍摆了上去，母亲脸色骤变，立马撤下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大概是请菩萨勿怪的意思”“见我倚在门边，一把拉过，会说占了福神的路”，寥寥几句，境界全出，一个全心全意呵护家庭因而谨小慎微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。

就连次要人物，也个性分明。七夕采槿树叶，小伙伴小芬“看我没摘几片，大方地送了我一半”，很是仗义。我瞬间想起鲁迅《社戏》里那个提议伙伴们偷他家蚕豆的阿发，“偷我们的吧，我们的大得多呢”。

“风吹艾蒲香”和“人间七月七”两个部分，主角分别是外婆和奶奶。外婆深爱外孙女，端午那天拿出藏了好久的零食。“未等我回过神，她已鼓着腮帮子快速离开饭桌，朝屋子的角落喷了一口，另一个角落也一口，转回来，继续含浅黄液体于口中，噗噗地喷向插于门窗的艾草和菖蒲。艾草和菖蒲微微抖了一下，似乎抖出了更多的香气，轻轻松松就压住了酒味”。端午节的外婆，可谓光彩照人，含香喷屋，就是她的高光时刻。

地方风俗类文章，一般有知识性、地域性，少数兼具神秘性。虞燕笔下，除了以上几点，还不乏生动性，这是相当难得的。一篇《海岛岁时记》，竟让我这个多年以来对国内游毫无兴趣的人，萌生去舟山市岱山县，去长涂小岛走看看的想法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上的散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家常，干净，行乎宜行，止乎当止。文字到了这个份上，大致就能，才可以，冲一冲国家级纯文学大刊。所谓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虞燕散文达到这个高度，想必是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

得知《海岛岁时记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刊出，某个文学微信群里，一年轻文友跟虞燕半开玩笑：“小姐姐，教教我，不教，我可哭了。”我真想当场给他四个字：“多读几遍。”甚至简单粗暴三个字：“抄一遍。”

深
读

《海岛岁时记》的人与风俗

苦李